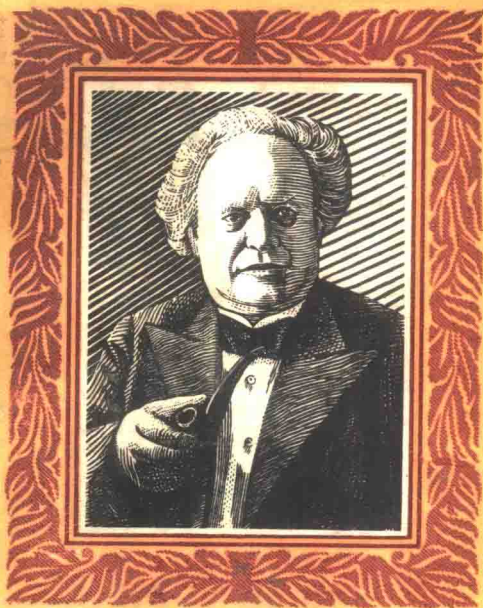




馬丁·安德遜·尼克索

瑪克斯·齊姆林著

新文藝出版社

馬丁·安德遜·尼克索

瑪克斯·齊姆林著

晉 林 珪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以傳記的体裁評述堪的那維亞半島的高尔基，丹麥無產階級文學的奠基人馬丁·安德遜·尼克索的一生事迹及其作品。書中特別對尼克索的重要著作如征服者貝萊、狄蒂—人類的孩子和紅色的莫爾頓等，作了詳盡的評述。本書對認識和研究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是有一定的幫助的。

Max Zimmering

Martin Andersen Nexø

本書根據 Verlag Neues Leben Berlin 1952 年版本譯出

馬丁·安德遜·尼克索

瑪克斯·齊姆林著

晉 林 珪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1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1288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 7/16 插圖 2 字數 28,000

1957年3月第1版

195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00 定價 (7) 0.19 元



國家獎金獲得者

馬丁·安德遜·尼克索



作家及其夫人从莫斯科归来



皮克總統在尼德申豪森官邸
接見這位高齡的作家

馬丁·安德遜·尼克索一生的著作，已經列入了世界文學。這些著作是與工人階級爭取人類尊嚴生存的鬥爭密切相結合的。

在他由於真正的人道主義思想所創作的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品中，馬丁·安德遜·尼克索維護了德國人民真正的切身利益。同時，在為持久和平的鬥爭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錄自民主德國國家獎金授與狀狀詞

你是世間所有窮人的父親，
你啊！面容慈祥的老人；
你的白髮像一片光的海洋，
眼望着今日，明朝又年青。

几十年來，你給了我們豐富的賜予！
即使只有一部“征服者貝萊”——
我們就有義務向你感激，
因為它，正如許多作品，給予人生活的力量！

對於所有“空座位上的旅客”，
你是個忠實的旅伴。
你是播種者，從你的種籽
孕育出無數的寶藏，善良的人。

對於願在你酒杯中暢飲的我們，
你賜予了原野、沙灘、海洋和風，
特別是“狄蒂——人類的孩子”……
這種賜予我們應該怎樣感激？

像一棵茁壯的大樹站在我們面前，魁梧，矯健，碩碩——這就是偉大的作家馬丁·安德遜·尼克索。^①

當我們的目光凝視着他那和善的，有着聰明、年輕的眼睛的面孔時，我們就想到了他在談到作家時所說的話：

“作家在普通人中間立足越堅定，越能更多地體現普通人，那麼他對人類的意義就越大。”

在他漫長的艱苦的人生道路中所贏得的這種認識，也引導他理解到，一個作家，而不是一個魔術家所能達到的高度：成為一個真正的人。

如果有一個作家曾經達到了這種高度的話，那麼就是他，馬丁·安德遜·尼克索。

從他八十年來所獲得的經驗里，他把他的勇敢和樂觀主義給了我們年輕的一代。通過它們，我們才可能更好的為了和平，為了爭取一個人能成為真正的人的世界而進行鬥爭。

有千百万人們：年輕人，老人，男的，女的，黑種人，白種人，黃種人，他們都從他那兒獲得了力量。有的可能是通過他的話，有的可能是通過他的著作得到了力量。他的作品是以不可數計的單行本在全世界各地傳播着。

是的，我們到處都找到他的作品：在奧地利，在比利時，在瑞士，在荷蘭，在冰島和捷克斯洛伐克，在瑞典和波蘭，在挪威

和匈牙利，在芬蘭和以色列。我們在蘇聯最遙遠的角落裏可以找到它們，在帝國主義的美國工人住宅區裏也可以找到它們。蘇格蘭的礦工和英格蘭的碼頭工人讀着它們，中國和日本的大學生也讀它們。同時它們也被易北河這岸和彼岸的千
百萬德國人誦讀。特別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更因為有榮幸作為當代最偉大的工人階級作家的客居地而感到驕傲。

高爾基和尼克索是如此不相同，正如丹麥和古老的俄國一樣。但是，他們在本質上是有共同之點的：在文學中探求真理。在今天，工人階級及全體人民尊敬尼克索，不是因為他有名望。有很多名人，在他們跟前我們連帽子都不摘一下。我們感謝尼克索，那是為了他堅定不移的探求真理。我們感謝他，是因為他給了丹麥文學和世界文學這麼多現實的和鬥爭的偉大作品。

偉大的法國作家羅曼·羅蘭，在致馬丁·安德遜·尼克索七十壽辰的賀信里曾經這樣說。

人們總是一再把高爾基和尼克索相提並論，這不是偶然的。他們中間雖然有很多的不同以及個人的特點，但是我們不論是看到他們豐富的生活，巨幅的作品，或者是他們為勞動人民爭取一個幸福和平的世界而進行不疲倦的鬥爭時，他們却始終是相近的，有同樣價值的。

和高爾基一樣，這位偉大的丹麥作家也來自人民的底層。一八六九年六月二十六日，馬丁·安德遜·尼克索誕生在克利斯提哈根城①聖·安娜大街上的一間在教堂金色圓屋頂直

① 這位偉大的作家已於一九五四年六月一日病逝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德累斯頓城，享年八十五歲。

② 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西南部的城市，與哥本哈根隔海相對。

接遮盖下的一幢后屋的阁楼里。他的父親漢斯·約根·安德遜，一個經驗豐富的石匠，是蓬霍爾姆島①人，以後搬到了以貧窮著名的哥本哈根無產者住宅區來。他的母親瑪特希爾德，是德國美因茲地方人。當他還剛剛是學走路的孩子時候，就当上了他的才六個月大的小妹妹的褓姆。那時，凡是認識小馬丁的人，大概做夢也沒有想到，在工人安德遜貧窮的小屋裏會生長出偉大的作家來。但是，他走向文學的道路也是非常遙遠的啊！

在他十歲的時候，安德遜一家離開哥本哈根，遷居到蓬霍爾姆島上一個叫做尼克索②的小城裏，以後馬丁·安德遜就把城名加添在自己的姓名上面。

過去充滿霉濕味的哥本哈根貧民窟裏，有着陰暗背街的小天井、害餉傻病的孩子們、成群的乞丐和老鼠洞，現在代替這些的是蓬霍爾姆島上秀麗的景色。但是貧窮依舊存在。在“飢餓”這個字不再是他詞彙中最重要詞的時候，這經過了好長的一段時間。尼克索是十個孩子中的老四，他不得不掙錢養活家庭。正像高爾基一樣，他也嘗試過不少職業。他並不願意干這些，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嗜好推動他去干這事或是干那事，但是不行，实实在在的，是生活逼迫着他不得不干這事或者干那事。

於是，他放牛，賣報，當采石工人，農奴，鞋匠，建築工人。後來，直到他碰見了那些為他打开通往人民高等學校——起初在蓬霍爾姆島上的奧斯特瑪城，以後在哥本哈根上的阿斯考

① 波羅的海中的一個小島，屬丹麥。

② 位於蓬霍爾姆島上西南部，是通往波羅的海的小港口。

夫城——道路的人們之后，他才开始攫取知識，想在奥登塞地方的小学校里当个教师。那时他已經是二十四歲了。

在这时期，他开始了初期的胆法的寫作嘗試。推动他从事寫作的，并不是名利的欲望或是作家榮譽的企求。

在他的回憶錄中我們讀到：

“在我身上從來沒有过天生的，非常强烈的成为一个作家的欲望，我根本就不爱我的寫字台。大部分時間，我甚至对它感到厭惡。縱然我有时也在桌上度过几个鐘点，那也不过是由于我心里有事，想最好是能以这种方式告訴人們罢了。”

安德遜·尼克索在他做工、學習、教書中度过的那些年代，对于他以后多方面的发展，給予了正确的方向。那时候，在阿斯考夫，他第一次会見了詩人摩尔拜西的孀妻。这位聪明、善良的妇人处处都照顧他，并且非常热誠，以致他在几十年之后，回想起她來，还是怀着异常感激的心情，虽然在精神上他們的道路是分歧的那么厉害。“有一些人，”他曾經这样寫道，“能給予某一个人非常巨大的影响，以致他在整整的一生中都不能擺脫它們，而叫人最難忘記的，就是人类的温暖。这样，就老使我不得不以最感激的心情來紀念我的第二个母親——摩尔拜西夫人，这位世間稀有的妇人。作为一个作家的我，只給她增添苦惱。在我初期的作品出版以后，她和我分手了，那时我才嚴肅的感到，走自己的道路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他在人民高等学校时，周圍所接触到的人們，多半是牧师哥隆德威學說的信徒。哥隆德威通过自己創办的人民高等学校宣揚自己的理論。哥隆德威的信徒們在宣傳一种空想的，

基督教的階級調和學說，這學說是以健康的穩定的農民階級為基礎。其實，這是一種在自由主義幌子下典型的、資產階級的、富農式的保守思想。馬丁·安德遜·尼克索根據自己痛苦的生活經驗，知道過去沒有，將來也不可能有這種階級的調和。因而，從開始起，他和哥隆德威的觀點就有衝突。但是這些理論的研究，却迫使他批判了它們，同時也發展了他自己的觀點。這時，新的、已發展成為一個壯大的組織力量的工人運動思想，已開始滲入到他豐富的生活經驗中去了。

對於這個年輕的丹麥人來說，和那一個德國玻璃工人的相識是有着重大的意義。他是在奧斯特瑪修建一座教堂時認識這個人的，馬丁當時被分派在這個德國工人那里當小工和翻譯。關於他們這次的相見，他寫道：

“他割着彩色的玻璃，並且把玻璃塊放在鉛板上，或者他站在梯子的高處工作，汗水從他臉上淌了下來。有時他和我聊天，以口哨吹國際歌。有時他給我講講社會主義，有時也喝啤酒。這是我第一次和我以後多年來作為第二故鄉的德國的見面。這次相識我感到很滿意。這個柏林工人正和我以後在德國居住多年時所熟悉的普通德國人民一樣：富創造性，聰明、天真，以自己的手藝為光榮，為人謙虛，忠於職守，樂於助人。”

今天我們在這個工人身上，還可以發現正當新舊世紀交替之際^①，在他們暴風雨般上升年代里所表現的德國工人運動的那種優秀傳統。從他那里，尼克索才曉得了無產階級有

① 指十九、二十世紀交替時代。

組織的階級鬥爭。當時在德國這鬥爭已經比農業占優勢的丹麥在形式上更強大更自覺的多了。這個玻璃工人也教給了他這種理論：工人階級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這種認識，與哥隆德威的理論正有着顯著的矛盾。同時，這種認識也幫助他徹底地批判了他在人民高等學校里所接受的思想。

在他以後發展的重要階段中，嚴重的、危及生命的肺病侵襲了他。他依靠他超乎常人的生活意志和令人驚奇的自制力量來控制它。最後，結核病迫使他往南方去。一八九四年秋天，他帶着很少的錢動身去意大利。這是他第一次的國外旅行。現在，他又認識了一些新的人物和新的景色。

這次去意大利的游歷，對於馬丁·安德遜·尼克索來說是有着決定性的意義。這次游歷不僅把醫生們已經認為是不可救藥了的他从死神的魔掌中奪回，同時也帶給他足夠應用於一生的經歷。

在他的回憶錄中我們看見了這件事：“火車剛從出發站威茵①開出，我就找到了一個最罕見的、最陰郁的旅伴，她是一個瀕死的老農婦……這是我第一次有意的和那些盲旅客們②的相遇。從此以後，我每次旅行，甚至每出門一步，總要碰到他們。”

這個窮苦的老農婦，她一生都在渴望着能到首都去看看，但是她從來沒有湊足了路費來實現她的夢想。一直到貧病垂危，別人才把她送上火車，讓她到首都哥本哈根去動手術。和

① 位於丹麥日德蘭半島上之南部，是通往德國的鐵路要站之一。

② 指未買車票而私乘火車的旅客。

这个老妇人的相遇，深深地激动了这位年轻的作家，他感谢那些乐于助人的朋友们给他的援助，为他去南方的旅行筹划了四百个克朗^①。在动人的短篇小说集空座位的旅客中，他描写了他当时的心情：

“像一只从奇迹似的偶然里从猫嘴里挣脱出来的小麻雀一样，我逃脱了。人虽已半死，但心里却愉快、温暖。在不久以前，我被移置到生活中的向阳地带，现在轮到我来享受阳光了。”

如果我们稍微读读他的那些文章，我们也可以猜测，他对那些不能置身于“生活中的向阳地带”的人们是有多么深切的关怀：

“我感到了永存的感觉，但同时也感到，在所有那些与我有着共同命运的人们面前，我没讲信用，开了小差。”

意大利！阳光和煦，五光十色的意大利！在这里，在温和的，舒适的地中海气候的空气中，这个逃出了死神魔掌的年轻丹麦人，可以用他的有病的肺作深呼吸了。

他从意大利又到了西班牙。他把这些南方国家的游历写成了许多旅行游记，发表在丹麦各省的地方报纸上。

这个缺乏生命活力，缺乏生活经验的北方“游历者”，在这儿恢复了健康，欣赏了自然景色，认识了一些新的面孔，听到了新的声音。

同时，在这里也表现了他并不是一个能让南方的花花绿绿的繁华景象所昏眩了眼目的人。他是个穷人，因而就是在

① 丹麦的幣制單位名稱。

他剛剛踏入的这个新世界的社會背景中，貧窮也不放鬆他。他很快的認清了，一個窮人，不論是一個意大利的工人，或者是一個西班牙的農民，他們所過的生活在形式上雖有區別，但是他們本身所過着的，以及全世界千百万人們所不得不過着的，完全是同一種生活，因為“在工人的脊梁上都有一個魔鬼”——這就是資本主義這個魔鬼。正如高爾基一樣，貧窮，以及一切和它相伴而來的痛苦、蔑視、絕望，在他說來都是偉大的導師。他從不忘記這些教訓，當他久已成為世界著名的作家，在自己的肚皮不再挨餓的時候，他也不忘記它們。因此，他那些有趣的報導文章不僅是些不平凡的印象記述，同時也是對於社會的研究。在這些報導文章中，他對當時社會環境給予了赤裸裸的批評。

在一篇意大利的遊記中，他這樣描寫那不勒斯：

“見了那不勒斯死可瞑目！

“這是風景幽美的城市。看吧！藍色的海水衝擊着海岸，海水里有着金魚，銀魚，貝殼，海綿和一些奇形怪狀的水生植物，它們像珊瑚林般把粗大的胳膊從清澈的水底伸上來。再看吧！靠海岸的散步的地方生長着刀削似的尖葉樹、仙人掌、龍舌蘭、柏樹和有鱗片樣的東西保護樹干的棕櫚。再往上看，是些敞闊的住宅平台，一層比一層高，連續地接在一起。從岸邊到最高頂點的這個斜坡上，完全蓋滿了密密層層的建築物。下午，落日憑依在這個長圓形的城市上，彩霞萬道的烘焙着和裝飾着這個城市。岸上，所有窗戶的玻璃都在閃耀着白色的，褐色的，朱紅色的眩目的光輝。

“這城市也是乞丐和流浪人的城市！看吧！他們四肢伸展

地躺在那里：衣衫襤褸，袒胸露膊，皮膚是青銅色的。他們死氣沉沉的伸展着他們胖胖的，丰腴的四肢。這就是那不勒斯有名的流浪人。當他們在那兒躺臥着，等待着一天的收穫的時候，那些瘦削的顫抖的婦女和畸形發育的孩子們正在為他們求乞^①……。一個畸形發育的孩子也就是乞丐們的金飯碗，同時，苦難和飢餓也幫助他們在駭人聽聞的程度下達到這個目的。在那不勒斯的大街上到處都充滿了這些變態的畸形發育的人。他們吊掛在電車和公共汽車上，他們站在出租馬車的車踏板上向人們求乞。他們裸露出自己身上畸形發育的地方，以博得更大的同情。他們伸出一只干癟的胳膊，殘廢的腳，或是僵硬的脊梁……。

“見了那不勒斯死可瞑目！”

當馬丁·安德遜·尼克索回到了故鄉的時候，他在學識經驗方面已經豐富得多了。

回來之後，他在哥本哈根一個高等師範學校的一年訓練班里學習，以充實自己的學識。以後他在一個近郊的小學里教書。在此同時，他也致力於他早期的那些卓越的短篇著作。一八九八年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說集陰影。它的出版得到了各界的好評，尤其是其中發表的一篇買彩票的瑞典人，更是得到特殊的評價。直到今天，馬丁·安德遜·尼克索提起他這篇處女作的故事來，還是聰明地諷刺地微笑着。几年前他曾經把這篇買彩票的瑞典人投到丹麥一家有名的報社去，報社的總編輯，一個有聲望的文学家，當時就在這篇文章上加上善意

① 當時那不勒斯的乞丐及流浪人多不從事勞動，依賴妻子兒女乞討來的東西度日。